

办人民公社宣传参考材料

在人民公社的红旗下

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在人民公社的紅旗下.....陈漫天(1)

——番禺县南村乡訪問記

平吉公社四个月.....莫复溥 龐醉春 符公望(16)
 藍爰寬 曾德芳

更上一层楼.....陈树生(29)

——徐聞附城乡人民公社二三事

三元里人民公社見聞.....白 山(33)

从小家务到大家务.....黄 越(38)

——从一个村看公社妇女生活的变化

吃飯不要錢以后.....古 平(41)

在人民公社的紅旗下

——番禺县南村乡訪問記

陈漫天

自从番禺县在9月3日成立以县为单位的人民公社以来，只是几天工夫，如果从全县开展人民公社的大宣传大辩论的时候算起，也不过半个月左右，而且全县暂时仍然按照原来的乡、社、队为单位进行各项工作，但是，中共番禺县人民公社委员会（也就是县委会）的同志告诉我，人民公社的名字已经给全县人民带来巨大的好处，他们的思想一日千里地前进着。那末，那些把人民公社的红旗高高地举起的人们到底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他们欢跃到什么程度？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访问了距离市桥镇二十华里的一个普通乡村——地处丘陵地区的南村乡。确实，这个拥有两万人口的乡村和番禺县的所有乡村一样，许多新事物正在加速地成长，过去没有的东西也开始大量地冒出在地平线上……

公社土地上的战斗

让我先从人们怎样为公社而劳动说起吧！我到达南村乡的那天晚上——公社成立的第四个夜晚，田野上出现了许多雪亮的气灯，人们在灯光下面散播着笑声，这是社员们在夜战。夜战，已经成为这里的人们新的习惯了！自从夏收到现在，农民每天从早晨六时一直苦战到深夜，有的时候直到天明，只有偶然因为开大会或者刮暴风下大雨，才是例外。到了人民公社成

立前后，他們不知从哪里增加了一股劲，簡直要和大自然拚命。在公社成立的那天晚上，乡里的南村农业社的一千多个社員們，在狂欢中爭先在申請入社的決心書上签名之后，已經到了十一点鐘了，但是，他們立即投入了积肥战斗，并且一直苦战了二十一个小时——到第二天下午七时才收工，結果全社平均每亩田积到了質量很好的肥料一千担，比往年整整一造施用的肥料还要多。在元崗农业社，发生了更加令人震惊的事情！这个社的一个生产小組的五个女社員，在公社成立那一天，发誓消灭落后田，她們于是一連四天四夜挑肥下田，除了吃飯的时间以外，完全沒有歇息。有两个名叫李蝉、何四的社員，一个肩膀腫了，爛了，仍然用另一个肩膀坚持奋战，到了第四天收工的时候，她們两人的四个肩膀都給损伤了，社里知道了，立即医治她們的創伤，責令她們休息。我曾經拿这件事詢問过乡党委書記何木連和副書記罗桂堯，他們帶着又惋惜又愉快的感情回答說，乡党委几乎要考慮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保証社員得到必要的休息，不准許任何一个人的健康受到損害。他們說，对于元崗社发生的事情，乡党委曾經作过專門調查，証明元崗社主任对这群勇敢的女社員的頑干，曾經作了多次的制止，但是她們口里答应休息，背地里繼續大干。只是由于这样，社主任才沒有受到批評。现在，她們要消灭的一大片落后禾，已經在几天之間变成先进禾了，那两个負伤的女英雄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比誰都更加高兴呢！

积肥的事，在这个乡曾經引起的更大的震动——在公社成立前后全乡掀起了拆掉泥砖屋的高潮。原来，在公社成立之前，农民提出要爭取亩产万斤以上，庆祝公社誕生。因此决定把全乡的泥砖屋全部拆掉，把咸牆泥拿去作肥料——这种泥的肥效和化学肥差不多。于是，干部們帶头拆下自己的房子，有

的干部把自己的家搬到山坡上的鴨棚里，有的干部把自己的青砖屋讓給別人住，自己帶着老婆孩子搬到破房子里去。于是，在公社建立前后，全乡有一千九百多座泥砖屋倒下来了——它們过去居住着占全乡几乎三分之一的人口，而另外几千座的青砖屋的大部分也增加了新的住戶，因为所有的青砖屋的主人，都欢迎被拆掉房子的人搬到自己的家里。帶头拆掉自己的房子的南村社副主任李燦，曾經帶領我去看了几十座被拆掉的房子。我发现这些房子大部分是很好的房子，它們的下半部是青砖，现在仍然保存着，只是上半部的泥砖已經被搬到田里去了。李燦指点这些房子說：“拆屋的事在入公社之前就干起来了，但是，入了公社之后自动要求拆屋的人更多了！”他說，公社將負責在明年把所有这些房子的上半部改成青砖屋。这里的农民自己可以制造青砖，木料可以用原有的，修建这些房子是不用多少錢的。他說，拆了泥砖屋，肥了禾苗，又換了新房子，真是一举两得！

“明年这个时候你再来吧，”李燦好象担心我不相信他的話似的：“那时候这里是清一色青砖屋了。”

为什么所有的农民都相信李燦这些干部們的这种預言？为什么这样多的人心甘情愿从自己祖祖輩輩相传的房子里搬到別人家里去住？为什么那样多的人心甘情愿讓別人搬到自己的房子里？我听到的一个故事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乡的一个女社員陈规决定把泥砖屋献給社里，但是她的一个十五岁的兒子不愿意，她教导他說：“听党的話吧，全县晚造搞到大丰收，又办了公社，再过一下子，衣食住行完全不用愁了。”她的兒子也就沒有二話了。

也許这里的人們都有和这个女社員同样的心，同样的思想吧！这种思想使人們在公社的土地上日日夜夜地战斗。看来他

們的这种思想的直接来源是空前壯旺的禾苗。說到这里，人們也許会以为这个乡是番禺县历来的先进乡，但是，事实不是这样。这个乡去年仍然是在以“魚米之乡”而著名的番禺县里面的缺粮乡，去年早造的一万六千亩水稻每亩只有二百八十二斤，农民当时要講究節約才能够过日子；但是，經过去冬今春的苦战，今年早造平均每亩收获了六百四十斤，全乡除了完成了三年卖粮任务之外，每一个人的口粮也滿足了，夏收以来，每个人要吃多少就有多少。有些农民說：“話就苦战三年，现在才苦战半年就这样好了。”今年晚造，大家来了个思想解放，禾苗密了十几倍，肥料多了几十倍，工作多做了成百倍，这就使特大的丰收保証可以到手了，經过地委、县委和全乡农民的慎重估計，認為全乡晚稻每亩平均产量最少也能拿到四、五千斤，再努一把力，就会拿的更多。有些农民說，这样好的禾苗，將來一个人有三个肚子也吃不完了。何况全乡甘蔗、番薯、生猪也將成倍成倍地增長呢。虽然，收割之后不是全部拿来吃光，而是要把很大的部分用来扩大公共积累，但是，农民在辯論人民公社的問題的时候，人民公社把工农商学兵扭在一起，人更多，力更大，加上扩大了公共积累，明年和往后的生产也就越多了。正因为这样，当他們听到番禺县人民公社很快就要在全县实行工資制，并且在好几項基本生活需要方面实行供給制的时候，几乎沒有一个人表示怀疑，他們并且完全相信人民公社不久就能够使全县人民的生活过得更美。如果說，农民几千年来匍匐在飢餓綫上过日子，那末，现在人們亲眼看到集体的力量在一年之間創造了意想不到的幸福生活的条件，而人民公社的成立，又使人們看到了更加美好的明天，人們于是甘心为加速实现千年的愿望献出一切……。

民兵和組織軍事化

早晨。人們可以看見南村鄉的一隊隊民兵在山坡下面的空地上操練。他們叫喊着“一二三四”的口令在前進，有時忽然跪下或臥倒，在練習射擊的姿勢。過幾天全鄉的民兵還要進行實彈射擊呢！

這裡的民兵訓練，在醞釀成立公社的時候就開始了。民兵的訓練是和生產密切結合的，而民兵們已經在生產上顯示了它的強大威力了。

這些民兵都是經過挑選的年齡在十八歲至二十三歲的、成分好覺悟高的優秀青年，他們叫做基干民兵。全鄉現在有四百個這樣的民兵，他們每天分別在全鄉的七個地方受訓，每天上操和上政治課四小時，分別在早上、中午和晚上進行。他們以村為單位住在一起，如果有事要離開，要向班長請假。就是說，他們從生產到生活，全都軍事化。

民兵們是這個鄉在生產上最強有力的戰鬥隊。他們每個人的工作定額比一般農民大都高出10%以上，但是他們能夠超額完成。儘管他們由於受訓減少了生產時間，但是，他們做的工作卻往往比一般社員還要多。因此，農民說，這些民兵干起活來象猛虎下山。民兵們的強大威力，特別表現在遠距離的突擊“戰鬥”方面。在里仁洞村，前幾天發現一大片遠田的禾苗不好，社里便調派民兵用急行軍前去追肥。他們得挑的重，跑得快，當他們勝利歸來的時候，在近田消滅落后田的農民還沒有做完工作哩！鄉黨委的同志說，有了這些民兵，將來有遠距離的生產任務的時候，再也不用年紀太大的農民跑來跑去了。而且由於以縣為單位建立公社，將來在全縣範圍內的生產上的大兵團作戰任務可能是很多的，而各個鄉的民兵就是這樣的大兵

团的基本队伍——在这样的钢铁兵团面前，自然界还有什么“敌人”是不可战胜的呢！

南村乡的民兵在成立公社的前后，经过学习，懂得了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合一的组织，他们自己是基于民兵，将来还要训练预备民兵，从而实现全民皆兵。基于民兵们说自己是全乡第一批人民武装，要做个好榜样。每个人都决心使自己拿起锄头是生产上的突击兵，而一旦祖国发出号召，便能拿起枪杆，消灭敌人。

“即使在和平时期也要提高警惕！”民兵尹德洪说得好：“我们这里靠近海防前线，如果特务敢来破坏，我们就不饶他。”

* * *

同民兵的军事训练互相呼应的是农民的生产上逐步实现组织军事化。农民为了向土地多要粮食，日夜不息地奋战，仍然痛感劳力不足，很自然地要求在集体意志的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一切行动战斗化。而全乡大办公共食堂，大办托儿所，又给军事化提供了便利条件。南村乡的农民正是在生产跃进的需要出发，在夏收夏种以来开始了组织军事化。现在，全乡每个村子的农民，可以在接到通知后十分鐘内全部集中起来，候命出发。在田间工作的时候，如果发生重大问题，社员们也可以迅速集中到指定地点，开展鸣放辩论，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决定，立即实行。前几天官塘二社的干部发现社里的一部分禾苗没有近邻的大石乡沙村社的禾苗好，便组织全社二百个社员在早晨五时半到田间评比，举行现场会议。干部们提出：“过几天人家的禾苗更好了，怎么办？”仅仅经过一个鐘头的辩论，便决定全社四个生产队立即突击追肥，并且在一天内完成了任务。现在，这些禾苗已经比沙村社

的更綠更壯了。要不是全社战斗化的大协作，什么时候能够赶上人家呵！在軍事化的行动中，不仅社員干劲冲天，干部的心情也更加舒畅了。許多干部都說，如今社員說干就干，痛快极了。那末会不会发生强迫命令呢？

“重大的問題都經過辯論，”乡党委副書記罗桂堯在向我分析組織軍事化的时候說：“它只是更好地貫徹了群众路綫！”

当然，这只是組織軍事化的开始，而人民公社要求自己的社員具有更高的組織性和紀律性，要求更大范围的战斗化大协作，但是，南村乡的人們不是已經为軍事化的进一步的发展打下基础了么？

家庭的变迁

南村乡全部合作社早就办起了公共食堂和托兒所，大的社在各个生产队办，小的社全社合办。人民公社成立之后，各个食堂和托兒所更加兴旺了，过去在家吃飯的人們，紛紛改吃食堂了，更多人把孩子入托了。我和农民們談起这些的时候，他們最突出的印象是，公共食堂和托兒所不但解放了劳动力，而且使家庭发生了变化——所有的家庭都越来越变成幸福的快乐的家庭。

这里談談龙星社的食堂吧。因为它是从“可憐的人”的食堂变成现在的人人叫好的食堂。这个食堂是在1956年合作化之后成立的，当时只有一些三十岁还没有老婆的人和一些死了父母的年青的孤兒是它的食客。全村六百多人口，当时在食堂的只有三十人。有的人把它看成不幸的象征。但是，自从大跃进以来，人們看见那些吃食堂的“可憐的人”，不但出勤的时间長，工分掙的多，而且休息的时间也多些，大家羡慕起他們来了。于是食堂熱鬧起来了，越是子孙滿堂的人，对吃食堂的积

极性也就越高，食堂开膳的人数很快增加到四百人，而成立公社之后，已经增加到五百多人了。现在只有那些家里确实有老人煮饭的人才仍然打算“等一等”。

我看见这个三百户人家居住的村子的中央正在大兴土木。原来这也和食堂有点关系呢！社的支部书记张清钱告诉我，那一排已经盖起来的高大的新房子，是社里给今春为了解决肥料问题而被拆掉泥砖屋的人盖的新宿舍，这些新宿舍的前面正在扩建食堂。新的宿舍有宽大的窗子，里面原来打算分为二房一厅，一个洗澡间，一个厨房。张清钱指着那个原来准备作厨房的房间说：“现在要在这间房子加上一个门，也变成臥房，全村子食堂化了，要厨房干啥？这都怪当时我们思想不够解放啦！”他又说：“住在这些新宿舍的人们，一不烧饭做菜，二不养猪养牛——因为将来牛猪都由公社养了，明窗净椅，讲究卫生，乡下人的家和城市人的家差不多了！”

这个村子的食堂讲究卫生的程度，也是可以同城市里第一流的厨房比美的，我看见那些巨型的灶头和用青砖建成的水池是抹得干干净净的。支部书记说，食堂几天之内就可以扩建完毕，那时将提前试行粮食供给制——用他的话来说：“过几天这里就实行食饭不要钱了。”每一顿除了由公社供给吃饭外，青菜也由公社的菜园供给，柴炭可以自己打，每一顿每人的菜钱暂定六分，光用来买鱼买肉。这样就可以吃得很好了。我问道：“富裕中农会嫌菜钱少吗？”他干脆地回答：“同富裕中农比较起来，在食堂吃饭还要‘富裕’一些，他们那能天天有肉有鱼吃？”他还说：“在幼儿园和托儿所的儿童的菜钱要比大人稍多一些，让小鬼们享享人民公社的福。”

从食堂走过去不远就是托儿所。它的房子很宽大。那里的“阿姨”都是只有半劳动力的妇女，她们有的在诱孩子们玩，

有的在給孩子們搖扇子。照我看來，她們比城市的某些托兒所里的“阿姨”的服務態度還好些呢！一個陪我來參觀的女人說：“大熱天，這裡的孩子每天最少要洗二次澡，有的時候還洗三次，做母親的都說孩子們比在家里還干淨。”

幼兒園距離托兒所只有二三間屋。它設在一個陰涼的古廟里。村子里的大多數五歲到六歲的小孩子都在這裡。牆壁上貼着許多年畫，挂着一塊黑板。孩子們看到我們一伙人前來的時候，都舉起小手，參差不齊地叫着：“同志好！”“同志好！”這些孩子們的教師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姑娘，她是高小畢業生。她對社里分配的這個工作很有興趣，她說，自從5月建立幼兒園到現在，孩子們已學唱了八支歌曲，大部分孩子還認識了一百多個字。孩子們聽到老師談唱歌的事，自動唱起來了，這個古廟里響起了贊美農村幸福生活的歌聲……

我們又回到食堂。人們很自然地談論起公共食堂和托兒所來了。“過幾天，全個村子食堂化，也只用八個人做炊事員。”支部書記首先說：“比起一家一戶單獨燒飯，最少得節省几十个勞動力。”

“我們八個人有空還可以參加生產呢。”一個年輕的女炊事員補充說：“我現在不是常常同大家到田間開夜工嗎！”

“將來在食堂比在誰家都吃得好，誰愿意在家自找麻煩呢！”一個中年男子說：“那些仍然自己燒飯的人，恐怕堅持不了了！”

“如果沒有食堂和托兒所，那些婦女們怎能軍事化？”支部書記喃喃地說：“現在不同了，每天開工的時候，那些女人們比男人到的還早，開會的時候，女人們再也沒有遲到的了。”

“現在家家戶戶都變了。”一個姑娘說：“這才真正是男女平等呢！”她接着描寫了人們家庭生活的一些變化。她說，

现在，每天晚上收工的时候，那些夫妇们都分工合作，女的到托兒所抱孩子，男的到食堂要飯要菜。而过去，女人一回到家里，要給孩子換尿布洗衣服，又要燒飯做菜，那些男人回来却往床上一倒，或者到門口和別人談天說地，因为这样，不知多少女人和自己的丈夫吵架打架呢！她說：“最典型的要算陈英了。”这个陈英四十多岁，好几个孩子，过去因为丈夫不理家务，两口子隔不了三天最少吵架一次，有一次她拿着刀子追赶她的男人，故意說要杀他，人們都把她叫做“泼妇”，但是，这二、三个月以来，再也听不到她罵过任何人了。

在人民公社的紅旗下，番禺县有多少个家庭在变啊！

在亦农亦工的道路上

听到說南村乡有一个机械中学，專門培养机械技术工人和汽車司机，而且全乡的农业合作社在今年夏季丰收之后，就用社的公共积累購買了十部汽車，这使我惊奇起来。人們說，这在番禺县已經不是什么新鮮的事情了，机械中学几乎乡乡都有，是今年夏天县里发出爭取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的号召之后，在5月底开办的，随着公社的成立，很快就要扩大招生；南村乡的汽車虽然比别的乡多三几部，那是因为别的乡多买了拖拉机或者电船的緣故。但是，当我訪問了这个中学和一些汽車司机的时候，却使我更加不能平靜了。

这里的机械中学是使农民变成工人的学校，又是使工人同时是农民的学校，也是用穷办法办起来的学校。因为听说教师和学生白天常常去参加农业劳动，所以我預先約好学校的汽車司机班的教师陈心文和他的学生崔显荣領我去參觀。到那里一看，根本不象人們想象中的什么学校：在一个古老的房子的大厅里，有几十张單人床，挂着用旧了的蚊帳，这就是学生宿舍

舍；在大厅旁边的天井里，放着一块黑板（上面有几个粉笔字：“輪胎压气法”——大概是陈心文教师授課时写的吧）；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了。

这里的学生分为两个班：汽車司机班十一人，机械班二十五人。他們的伙食由原来的各个农业合作社供給，他們在学习期間由各自的合作社酌量地逐日地計算劳动日，作为他們的生活費用。他們沒有課本，就用手抄。机械班的教师是乡里的米机厂的老工人，他每天到学校上几个鐘头的課，回去照样开他的米机，所以是不領薪水的。汽車班的教师陈心文，是个年青的轉業軍人，共產黨員，他的主要职务是乡里的南村农业社的汽車司机。他每天大概要用三两个小时給学生上課，传授駕駛和修理汽車的書本知識，其他時間都給社里开汽車；同时帶領他的学生們在車上实习。他每天晚上都同农民一道开夜工，給农民运送肥料或者別的东西，直到深夜。他有空的时候，还要和农民一起下田劳动。人們說，他拿着粉笔的时候是教書先生，抓住方向盤的时候是汽車工人，握着鋤头的时候是农民。

“这样的劳动强度你吃得消么？”我問。

“我們不过同农民一样干罢了！”陈心文平淡地但是若有所思地回答：“而且，我們今天苦干，正是为了將來減輕人們的劳动强度！”

“公家办这个学校，”他又把話題拉回来：“除了要买一盞汽灯用的火水和几盒粉笔之外，再也沒有別的什么开支了。”他又說，“正因为这样，有些人来参观的时候，搖搖頭就走了。”

但是，这里的学生对于学习是很热心的。当他們听到县人民公社已經向上海和別的地方訂購大批拖拉机、汽車和別的机器的时候，个个高兴得跳起来，他們說，不要很久，全县每个

角落都可以听到馬达的声音了。

他們学习工业技术的时候，学的多，学的快，学的好。机械班的学生們沒有机械作为学习对象，便找到了乡里在解放前遗留下来的破爛不堪的一部煤气机，一边学习机器的各种書本知識，一边修理这部破机器。不久前，他們已經基本上掌握了发动机的操作技术和它的各种部件的性能，同时把那部破机器也修好了，前几天乡里开大会，还用它来发电照明呢！

汽車司机班的学生們的进步也是惊人的。他們上午听課，下午開車，或者在田間由教师利用空隙時間講授書本知識，然后立即上車运用这些知識，用他們的話來說：“这样的学习立即见功！”现在，即使在夜間，每个学生在老师的陪同下，也能够駕着汽車，奔馳在乡間的不平坦的道路上。如果“突击”学习二、三个月，他們每个人都可以在汽車上“單独作战”了！

“不仅如此，”崔显荣告訴我：“我們汽車班和机械班的同學們，还学会了打鉄、挂电綫。前几天乡里鬧滾珠軸承化，我們全部同学都参加制造，所以又看懂了这門玩兒。”

“我們全都懂农业！”他好象自言自語地說：“这不仅因为我們原来就是农民，而且现在每天也有八、九个小时同农民一起劳动。”虽然，现在的耕作技术天天在变化，耕田象綉花，但是，人們說，这些学生們在田里“綉花”的时候，也不比农民差多少呢。

这个談起話来滔滔不絕的崔显荣，是个共青团員，而且是个“小知識分子”呢！他說：他的同學們都是貧农的子弟，只有他是工商业家庭出身，曾經念过两年初中，后来回家当了五年农民，而现在懂得怎样当工人了。他說，他的生活的道路是“学生——农民——工人加农民。”談到这里的时候，他自豪

地笑了。

这个乡的十部汽車的现任司机，也是同农民共甘苦，同禾苗共呼吸的。在一个中午的短短的休息时间里，在一棵大树下面的停車場里，我见到了汽車司机冼爱民。他是封川县人，刚到这里半个月，他也是轉业軍人，是陈心文在部队里的战友，而且是陈心文写信請他来的。他是共青团員，很热情而且爱說話。他說，他今年二月轉业后当了乡里的合作社干部，只是因为他爱開車，而他的乡下还没有汽車，所以到这里来了。“我一到这里，就碰上了酝酿成立人民公社，”他正經地說：“这里的农民干劲真大，禾苗太好了，真痛快！”他說他已經在这里入了戶口，作为番禺县人民公社的一个社員了。但是他怀念着家乡的晚稻，他已經写信回去，把这里的农民的干劲和成立人民公社的事告訴乡里的人。他說：“我乡下的禾苗比这里差一些，我希望他們加油干。”

談到这里的工作情况的时候，冼爱民微笑起来，他說：“只有部队里有紧急任务的时候，才能够同现在的工作相比。”他說，在公社成立那一天晚上，他因公开車出广州，連夜赶回来以后，碰上社員們和落后田拚命，他便和社員們一直干了一天一夜，他前后一共三十六个小时沒有休息。他說，即使在正常的时候，他每天開車的时间，也达到十五个小时。我說：“你不怕出事故嗎？”他毫不思索地回答說：“保險出不了，我才二十五岁，精神好得很，而且我善于鑽空子——我利用农民担肥上車的十多分鐘时间，在座位上‘突击休息’，当农民說：‘司机同志，开得！’我便立即醒来，把車子开动起来。”

“我很快同这里农民熟悉起来了”，他繼續說：“我沒有事的时候，和他們一齐下田里做活。我和他們有說有笑。有时候到了半夜了，农民坐在我的奔跑着的車子上，大声向我挑战

說：‘司機同志，你敢干到天亮嗎？你敢，我們也敢！’我立即大聲回答：‘我當然敢。’於是，大家便一直干到太陽出來的時候。”

他還要談下去，但是他的工作時間到了，他跨上座位，他的車子后面的塵土立即飛揚起來。

記得我在中共番禺縣人民公社黨委的時候，曾經聽說，為了發揮公社的巨大優越性，全縣從今年到明年就要抽出大約兩萬人——占全縣勞動力總數的五分之一左右的人，來從事工業生產，大搞工農業并舉。人民公社將要叫這裡出現多么強大的工人階級！多少個農民要走上亦農亦工的道路！多少個拿鋤頭的手要變成同時是開動機器的手！人們知道，共產主義將要消滅工人和農民的差別，那末，我們從陳心文、冼愛民、崔顯榮這些勇敢而又聰明的人們的身上，不是看到了明天的共產主義的農村居民的形象了么？而人民公社不是要使這樣的人們在農村里很快地大量地出現么？

想到這裡，誰能夠不激動呢！

幸福院里外

到達南村鄉的第二天的下午，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坐上農民的汽車，到距離我旅居的南村墟二十多里外的里仁洞村去參觀几天前建立起來的幸福院。因為這一天恰巧華南歌舞團的七八個男女演員們也从市橋鎮趕來，並且急于要到那裡去體驗老人們的幸福。農民們看見我們人多，硬要我們坐他們的車子。

汽車奔跑着。有的人痴痴地望着車窗外的深綠的禾海，有的人談笑着。“坐在这个車子上，”有人喃喃地自語着：“我想起電影上的蘇聯農村……我國的農民跑得多快呵！”

“你們少見多怪”，一個番禺縣公社黨委會的干部幽默地

說：我們天天在這裡，倒不覺得什麼了！

“你們可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有人插了一句，弄得大家都笑了。

車子在村邊停下來了。這個村子建築在山谷中，是解放戰爭時期的游擊隊的根據地。這裡的土質雖然比較瘦脊，但是這個根據地人民的干劲可特別大，晚造每畝五千斤有把握拿到手。

幸福院設在村子的中心區的一個青磚屋里，它可以說是這個村子的第一流的房子了。房子門口貼着紅紙做的對聯，分別寫着：“幸得共產黨來領導”、“福澤優待老人家”。

老人們在院子里談着話。一見到我們的時候，她們沒有什麼話說，但是她們全都在笑，有的大聲地笑着，有的無聲地笑着。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多張充滿皺紋的臉一齊在笑，笑得這樣自然，這樣幸福。

這個幸福院住着九個六十歲以上的老女人；另外一個男人，因為這裡沒有男伴，他仍然住在自己的家裡，只是每天到幸福院來吃飯。她們都是無依無靠的鰥寡孤獨，是農業社時期的五保戶。她們每個人都有個悲慘的過去。她們很自然地向來訪者們談說自己的過去。有一個名叫植金的女人說：“過去我疴尿、疴尿、煮飯、睡覺都在同一個房子里。”另一個名叫洗金的女人說：“我生了兩個女兒，我家婆死的時候，沒有埋葬費，我不得不把大女兒賣了，我丈夫死的時候，又沒有埋葬費，我又把第二個女兒賣了。幾十年來我都擔心沒有人埋我啊，沒想到人民公社這樣好……”

同過去比較起來，這些老人現在簡直生活在人間的天堂里，公社每月發給她們大米四十斤，零用錢四元，每天菜金二角錢，青菜和柴火也由公社供給，所以每天都能夠吃到相當數量的肉類。她們在入院時，有二個人沒有蚊帳，公社給做了新